



▲在新社國小的操場上，後山的噶瑪蘭族人圍成圓圈熱情的跳舞，歡迎來訪的宜蘭族親

噶瑪蘭灘的大葉山欖

——噶瑪蘭簡史

最初逃到後山的噶瑪蘭族後裔，
終於回到先祖的故鄉尋根省親。這些積極爭取復名和族群認同的噶瑪蘭族人們，
在祖先種植的每一棵大葉山欖的樹下，看見了多少被隱藏住的濃厚情感及回憶？

「有 Qasup（大葉山欖）所生長的地方，就有噶瑪蘭族！」這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凝聚族群意識的標記。在漢人入侵後四處流亡的噶瑪蘭族（Gavalan）人，在每一個生存過、居住過的地區，留下大葉山欖。大葉山欖高大堅貞的樹影總是充滿著每個噶瑪蘭子民的心靈。近兩個世紀以來，蘭陽平原這塊土地上，擁有最美麗的容貌，孕育出最質樸、堅毅，最

有尊嚴的子民：他們拒絕污染，完全無視於經濟誘惑，斷然趕走「六輕」，還令台灣省營的造紙廠停工……。蘭陽平原的子民們樂知天命、堅毅不拔、吞忍內斂的特性，和噶瑪蘭族人有太多相似之處，許多人相信，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蘭陽人，身上都流有或多或少的噶瑪蘭族的血液。1993年，花蓮豐濱的新社地區的噶瑪蘭人打破長期依附阿美族豐年祭的祭典形式，自主地舉辦噶瑪蘭

節活動。1994年，在原住民正名運動積極爭取列入原住民第十族，不但因此聲名大噪，更為平埔族的文化復興運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每個即將消逝的文化裡，族群的延續與滅亡，並不只是單純的血統問題，更重要的是自我的「民族認同」。即使是血脈微弱的族群，若擁有強烈的民族認同，並不會因此滅亡。追尋平埔族的失落的文化中，共同找回每一棵刺桐花的璀璨。



▲宜蘭礁溪的瑪璘社萬善堂

由來

依照考古及歷史學者文獻記載，噶瑪蘭族是南島語系民族，早在一千五百至兩千年前就居住在台灣宜蘭平原。十九世紀時，噶瑪蘭族主要分布以蘭陽溪為分界，分成東、西兩勢，東勢在蘭陽溪南岸，有十六社；西勢在蘭陽溪北岸，有二十社，合稱蘭地三十六社。後來漢人入侵，導致噶瑪蘭人的大遷徙，移居花蓮的噶瑪蘭人當年最早建立加禮宛六社，發展十分快速。《花蓮縣志》記載：「迄同治年間，凌駕於先往之阿美、泰雅兩族，而稱雄於奇萊矣。」因此南遷的噶瑪蘭人一直自稱加禮宛人或大社人，直到最近尋根的熱潮，才改稱自己為噶瑪蘭人。今日的噶瑪蘭人，留在宜蘭平原本地的已經和漢人及阿美族通婚及融合，完全消失了原來的文化習俗，成為噶瑪蘭的隱藏人口。另外從蘭陽平原遷徙南下的族人，從花蓮縣濱海公路沿線至台東縣的長濱鄉，都可以尋訪到他們的足跡，當時被迫遷徙的流浪的族人，卻反而保留下了噶瑪蘭的文化，成

為後來復興平埔族文化的主力。直到現在，在花蓮的新社地區仍有相當多的族人能夠流利的說出他們的母語，是唯一一支留有母語的平埔族人。

歷史時代

關於蘭陽平原的記載首見於1632年，當時佔據於台北淡水一帶的西班牙人，其商船在航行中因風暴漂至宜蘭，而漢族初探蘭陽則遲至1768年以後。真正成功入蘭陽的第一人，是漢人吳沙於嘉慶元年（1796年）時率領漳、泉、粵三籍流民一千多人，由兩百名鄉勇和二十三位通譯開路前導進墾蛤仔雞，越過草嶺，直下烏石港，並在港南建立了第一個墾拓的據點——頭圍。起初遭到噶瑪蘭族人的嚴厲攻擊，一度退回三貂嶺，但隔年噶瑪蘭人染患痘症，許多人喪失性命，吳沙施藥醫好許多患者，贏得了族人的信任，終於換得開墾權。此後幾年，漢人不斷地湧向蘭陽平原。嘉慶十七年（1812年）清廷於噶瑪蘭地區正式設廳（噶瑪蘭廳），成為中國的版圖之一，從此再也脫離不了漢人的掌握。十九世紀中葉時，相應於漢人入墾、街莊聚落的形成，噶瑪蘭在蘭陽平原勢力空間到達飽和，開始族群遷徙與生存空間的移動。從1820年開始的六、七十年間，噶瑪蘭村社在蘭陽平原的人口消失了近二分之一。不管是逐漸失去族群的辨識特徵或者無奈地遷徙離去，噶瑪蘭人在人口數量呈現減少的趨勢，空間上更有擴大、分散的現象。

宗教信仰

噶瑪蘭人原居的村社，多分布在海拔五公尺以下的低濕沼澤地，和沙丘西側漫遊的溪流沿

岸，因此重漁獵甚於農耕，並擅長採集。清代的文獻裡特別記載著噶瑪蘭族人的風俗：「所食者生蟹、烏魚，略加以鹽，活嚼生吞，相對驢甚。」他們所食用的海螺一般都是採用醃漬：將撿拾來的貝類，經過一夜的淡水浸泡後，第二天在以食鹽醃漬，大概兩天後就可以食用。不必加其他佐料，食用時也不須加以煮熟，就像生食野菜一樣，生的螺貝具有濃濃的傳統風味。「海祭」便是擅水的噶瑪蘭族的一種特殊的祭祀儀式，在每年初春到炎夏的時節，在靠近部落的海灘上舉行海祭（又稱拜海，或海饗），祭祀的日期及時間不一定，由各部落自行決定。祭祀的方式，通常必須殺豬，將豬最好的部位（豬心、豬肝及里肌肉）取出，切成小塊，以細竹串起，在主祭者祝禱完之後，眾人將手上的祭品一塊塊丟向海洋，再以酒行Sbau（獻祭神靈）。噶瑪蘭人利用各種材料編織，昔日曾用苧麻、鹼草、黃麻及一些野生樹等的天然材料，最獨特的是以香蕉絲為原料織布。在割砍香蕉樹之前，都要以酒行Sbau儀式，祈求祖靈眷顧。將香蕉樹幹皮皮的纖維取下，在陰涼處曬乾，等到完全乾燥後再剝成細絲，經過了整線的過程後，再利用織布機將其製作成穀袋、檳榔袋、草蓆、衣服等等產品，成為噶瑪蘭族獨特的織布文化。

社會文化

平埔族人的宗教信仰，幾乎都是以祭拜祖靈為主。噶瑪蘭族的主要家族祭祖儀式為Palilin，說明了族人崇拜靈魂的特色。傳統的噶瑪蘭人都相信，祖靈會在過年前三天的午夜回到家裡與家人團聚，子孫們必須一大早開始



▲噶瑪蘭，一百多年來承受了多少的委屈與無奈，但是到了1990年代，許多族人已經走出「番仔」污名化造成的自卑陰影，並且勇敢地認同自己的傳統文化

淨身素食，以迎接祖靈的降臨。日落後，由主祭者將一隻公雞打死後，連全身雞毛放在灶上烤，直到燒光全部的雞毛，再剖開雞胸，取出肝、腸等內臟，分切成許多小塊，和糯米飯放在一起。大約晚上十點左右，開始舉行Palilin的儀式，全家人圍在大灶邊，依照長幼的順序，由家長帶頭執行，每個人輪流將切成小塊的雞內臟、糯米飯取三小塊在圓形供板上，分酌紅酒（多為蔘茸酒）和白酒（多為米酒）在杯中，最後再加供板和酒奉置在廚房門特別突出的門楣上，請祖先來享用，希望祖靈能保佑子孫事事順利、家人平安……，儀式告一段落之後，全家人共同享用祭祖剩餘的糯米飯、酒及雞肉湯；過了午夜，家長召集子孫齊聚廳堂，用手指沾著酒，在每個人的額頭輕輕劃過，表示舊年已過，新年將來，並團坐直到雞啼才能離開。

純真的噶瑪蘭族人，過年祭祖之外，平常的日子也不忘祖靈

的存在。喝酒前，他們習慣將右手食指伸進酒杯，快速舉起把酒灑在空中，一連三次，表示敬祀無所不在的祖靈；每一次稻穀收成，曬乾要收進倉庫之前，也一定在每袋米中，抓幾粒拋向空中，連續三次後，才將米封口。噶瑪蘭族人將祭品拋在天地之間，是因為他們相信，任何實體以外的空間，都有靈魂的存在，主宰的族人的生和養，「天地生養」就是噶瑪蘭族人最主要的人生觀。

結語

一個不會講噶瑪蘭話，也沒有噶瑪蘭群經驗與記憶，卻因為父系或母系祖先曾是噶瑪蘭而產生認同的人，算不算噶瑪蘭人？不斷融入阿美族及漢人的血液及文化，從前山（宜蘭）流浪到後山（花蓮），到底什麼才是「噶瑪蘭文化」？平埔族歷史的追索，平埔族後裔身分的澄清、認定，在隱晦不明的歷史裡找尋自己的族群定位，如果平埔族的歷

史需要存在，並沒有人能抹殺過去。在歷史的詮釋上，由「中國中心」到「台灣中心」的變遷過程裡，台灣意識的普遍興起，多族群的融合共存，現在我們開始承認其他族群的存在，就是對歷史誠實的第一步。1991年秋天，宜蘭縣為紀念「開蘭一百九十五週年」，舉辦了一系列噶瑪蘭族的活動，展示這個民族歷史、文物、影像，還特別邀請最初逃到後山的噶瑪蘭族後裔，回到先祖的故鄉尋根省親。這些積極爭取復名和族群認同的噶瑪蘭族人們，在祖先種植的每一棵大葉山欖的樹下，看見了多少被隱藏住的濃厚情感及回憶？

火紅的Napas（刺桐）開花時，就是噶瑪蘭族人新的一年的開始。當年噶瑪蘭文化在強烈的漢人入侵下，逐漸消失，無奈的被隱藏消滅，但年復一年，火紅的刺桐仍兀自花開花落，遺世而獨立。時代洪流洶湧下，現今噶瑪蘭人正為拼湊出他們過去歷史的原貌而努力著。■